

北大荒新闻系

——黑龙江兵团新闻干事的青春记忆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北大荒新闻系

——黑龙江兵团新闻干事的青春记忆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北大荒新闻系：黑龙江兵团新闻干事的青春记忆 / 顾龙主编. —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8.9
ISBN 978-7-207-07956-5

I. 北… II. 顾… III. 回忆录—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146181号

责任编辑： 吴英杰

装帧设计： 上海天大广告设计有限公司

北大荒新闻系——黑龙江兵团新闻干事的青春记忆
BeidahuangXinwenxi

顾龙主编

出版发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1号楼
邮 编	150008
网 址	www.Longpress.com
电子邮箱	hljrmcbs@yeah.net
印 刷	佳木斯市天宝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240×160毫米 1/16
印 张	20.25
字 数	300千
版 次	2008年9月第1版 2008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7-07956-5/K.942
定 价	40.00元

(如发现本书有印刷质量问题，印刷厂负责调换)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大诚律师事务所哈尔滨分所律师赵学利、赵景波

北大荒新闻系

邵美泽题



生活是最好的新闻教科书

范敬宜

前不久，人民日报的曹焕荣同志给我打电话并托人带来一部书稿，希望我能为之写序。《北大荒新闻系——黑龙江江兵团新闻干事的青春记忆》，一看到这个别样的书名，我就被吸引住了，忍不住想看下去。然而，因近期遭罹眼疾，目力不济，我无法畅快地通读书稿，只能慢慢地翻阅。不曾想，一次捧读，一次感动，不知不觉中仿佛回到那片神奇的黑土地，回到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

“知青”是我国上个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的一个特殊现象，而北大荒则是当时名闻全国的地方。40年前，一批热血青年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奔赴辽阔的三江平原、松嫩平原，屯垦戍边，成为“知青”的一部分。他们把青春融入黑土地，用拼搏和奉献，把北大荒变成北大仓，谱写了一曲壮歌，也留下不少生动感人的故事。对于北大荒，大凡从那个年代走出过来的人一般都会有所了解。由于曾经长期在东北工作，且有“插队”的经历，我自觉对之比较熟悉。但是这本书却让我“大开眼界”——不仅了解到北大荒知青生活的许多细节，而且感受到那样一种特殊经历给他们带来的重要影响。我没有想到，当时北大荒活跃着一群可爱的新闻干事，他们干了那么多事儿，把兵团的新闻报道搞得有声有色。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编出一本《新闻写作讲义》。我更没有想到，后来从那群可爱的新闻干事中走出了众多新闻人才、文学人才和领导干部，相声大师当年连当新闻干事都“不够格儿”，难怪那些可爱的新闻干事们都有一种深深的北大荒情结，把那一段经历看作是工作与事业的“零公里”。看来，“北大荒新闻

系”很值得研究。

怎样采写新闻报道？怎样培养新闻人才？这些都是大问题，也是老问题。对于我这个“老新闻”来说，前一个问题几乎一生都在努力探索，后一个问题近些年来开始用心思索，可谓“孜孜以穷年，求之而不得”。通过阅读这本《北大荒新闻系》，我颇有茅塞顿开之感：新闻永远在火热的生活中，生活是最好的新闻教科书。要采写好新闻报道，成为合格的新闻人才，就要到生活中汲取营养、寻找灵感，到生活中接受磨炼和考验。试想，当年那些新闻干事们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新闻可写？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们融入在生活中，置身于第一线。后来那些新闻干事们又为什么能够在不同岗位上业有所成？重要原因也在于他们有生活的积累，有丰富的阅历。虽然在今天看来，他们的不少想法和做法带有明显的时代局限，但其中蕴涵的道理应当是相通的。

当然，我这么说也是从自己的经历中得到的感悟。50多年前，我同样是怀着一腔热血，放弃在圣约翰大学任教的机会，离开繁华的大上海，来到东北辽宁，在《沈阳日报》（后来是《辽宁日报》）当记者。这一待，就是33年。其间，有大约10时间在朝阳市建昌县“插队”。同“北大荒新闻系”的学员们相似，我写过大报道，也写过“豆腐块儿”，还写过生产“四季歌”。然而，就是这些年的经历使我对我国基层和农村有了较深入的了解和认识，并在以后的工作中避免了思想上大形而上学，少走了一些弯路。人生往往就是这样，有时生活的馈赠可以受用一辈子。在这一点上，我与那些可爱的新闻干事们有“共鸣”。

也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多年来我在新闻工作中总是想着做一些尝试。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经济日报当总编辑，提倡记者多写“三贴近”的报道。九十年代，我在人民日报当总编辑，提议开设一个栏目——“访读者想知的地方”，希望1995年每个记者都要到一个“记者罕至、读者

想知”的地方采访，写出有新闻价值的有血有肉的报道，其中的第一篇《“赵光腚”的后代，富了——访周立波〈暴风骤雨〉写过的元宝村》刊登在4月13日的头版头条上。2002年到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工作后，我一直主张把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结合起来，引导学生们深入生活，了解国情、了解社会、了解群众。今天，看过这本《北大荒新闻系》，感觉这些尝试似乎“对路子”。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过去的岁月渐行渐远，已经化作永恒的“青春回忆”。今天的时代大不相同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蓬勃发展，我们伟大祖国的面貌日新月异，可以说是天涯何处无新闻。在这样一个时代，新闻工作者天地广阔、大有可为。行文至此，不禁突发奇想：假如自己再年轻20岁，应该怎样面对火热的生活？无奈“垂垂老矣”，已经不能写新闻、只能看新闻了！

这个“北大荒新闻系”了不起

赵启正

日前回沪，新民晚报的资深记者顾龙同志送我一本即将出版的样书：《北大荒新闻系——黑龙江兵团新闻干事的青春记忆》。他说，你是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看看我们这个新闻系怎么样？我对此书名颇为好奇，当晚就读了起来。让我没想到的是，我在新闻界、宣传界的好友中，好几位都是到黑龙江北大荒下乡过的知青，而且他们新闻历程的零公里就在那里。屈指数来，有曾任浦东新区宣传部长的邵煜栋，浦东开发初期新华社负责浦东报道的谢金虎、张持坚，新民晚报浦东版负责人顾龙，曾任人民日报华东分社总编辑、现任人民日报国内政治部主任的曹焕荣等等。我在浦东担任管委会主任期间，他们和我都有很好的合作和友情，对浦东开发都卓有贡献。他们思维敏捷，观察深刻，作风扎实，文字精炼，写过不少宣传浦东的好报道，不少文章我至今记忆犹新，如“邓小平与浦东开发”，“基辛格夜游浦东”、“美国出版的地图标浦东了”等等。现在知道了他们三四十前在北大荒的新闻工作经历，联想到他们文章虎虎如生，原来是因为他们有此奇特背景，不胜感慨之至。他们的新闻才能是通过自己刻苦努力一点点积累起来的，他们走过的路漫长而艰辛。

想起1966年5月底，我和几位同事乘火车去西北出差。那时，我在北京核工业部的一个研究设计院工作，因为苏联专家都已经撤退回国，我们这些年轻技术员必须顶上去，个个独挡一面，心中也颇有重任在身的自豪感。在兰州转车乘上了上海——乌鲁木齐特快车。正巧许多上海知青在同一车厢上，他们大约十七八岁的样子，一路上高高兴兴，说说笑笑，但

列车过了乌霄岭后他们沉闷了。我当时26岁，是比他们成熟的“成年人”了，想到等着他们的前面的人生路必比我们坎坷，心中不免有同情之忧。那时的快车比今天的慢车还慢（一小时60公里），我和他们有不少时间可以聊聊天，几位高中已经毕业的，听说那边也有大学，也许还能上大学吧？我们还带着高中课本呢！

谁也没有想到那么多年中国的大学居然没有招生，上千万的知青多数没有了上大学的机会。可是人不认命，他们当中许多人劳动之中刻苦自学，上了“虚拟大学”——“北大荒新闻系”就是这样一种是虚拟中的，又是实在的大学，这些宣传干事，把日常工作当成学业，广阔天地当教室，彼此当老师。他们在东北大地“十年寒天苦”，居然学习有成出了不少俊杰之士。

“北大荒新闻系”和当前大学新闻专业的教程相比，自然“学术味”差得远了，可是“生活味”却浓得多了。在那个不得已的年代，有志于成才的知青，没有“北大”可上，他们把北大荒当成“北大”，在加上回城后的继续努力，他们成功了。我想和我同车去新疆的知青们也各有较好的所归了吧！

写文革时期的故事，很容易带着伤痕，尤其我这个年龄的人“怕”读“伤痕文学”。这本《北大新闻系》说的是文革时代的故事，可着重的是他们苦中寻乐——学习之乐，友谊之乐，有成之乐，这就淡化了“伤痕感”，强化了“奋斗感”，传达了知青们的积极精神的那面。

我现在还兼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常有学生问我，新闻专业怎么学。我回答说，优秀的新闻工作者应当是思想正确、学识渊博、才思敏捷、能与国内外社会对话的人。我今后会对学生们多说一句，那就是当记者，不仅要有观察力，更要有真切的社会体验。我会推荐这本知青新闻干事的青春记忆，希望他们在他们的老师或父执中，找出几为年近花甲

的老知青来，分享长辈的艰辛阅历，接受长辈的智慧熏陶，必使他们终生受益匪浅。



赵启正(左四)，与部分新闻干事在沪合影

2008年8月23日

宝贵的文化财产

隋凤富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是黑龙江垦区历史上一段特殊的时期。它留给我们农垦人许多经验教训，也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文化财产。兵团时期的“新闻干事现象”，就是文化财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由“北大荒新闻系”毕业的当年知青中的新闻干事撰写的这本“青春记忆”，则是文化财产的生动展现。它们没有因为知青离开垦区而被带走，而是深深地渗透到了我们脚下这片广袤的黑土地里；同时，伴随着知青的行踪，它们在更为广阔的天地里熠熠生辉。

正因此，我向读者、尤其是农垦人推荐这本书。

尽管受历史的局限，他们当年在兵团从事新闻工作，不乏“左”的色彩，不乏幼稚之作，写过违心的文章，宣传过“假大空”的典型。然而，在“勤于学习，善于思索”的知青面前，这一切渐渐地成了他们的“养分”，他们在探索和思考中，不断地校正自己，逐步成长和成熟起来。他们之中不少后来走上了重要岗位，回过头，他们感谢那段新闻工作使他们养成了学习和思考的习惯。

“深入生活，勇于实践”，是这批新闻干事的又一特征。从城市刚到垦区，他们尤如一张白纸，知之甚少。可贵的是，他们脚踏实地，到群众中，到实践中，读生活这本大书，读社会这本大书，在一次次走街串巷的采访中，在深一脚、浅一脚的泥水里、冰雪中，他们懂得了中国国情，倾听到了群众的呼声，他们转变着自己那些不切实际的想法，深深地认同“实事求是”这一真理的精髓。他们之中不少人后来成了著名的专家学

者，回过头，寻找自己的最初的脚印，是在黑土地采访的路上。

从他们的青春记忆里，还可以清晰地领悟到知青们那种不满足、不停步的意志和精神，这和在黑土地上那段生活的磨炼息息相关。通过采访和写作，北大荒人那种不怕困难、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烙在了他们的心坎里。他们之中不少人后来不断挑战自我，一步步前行，在事业上卓有成就，回过头，他们看到的是北大荒人的创业和创新精神对自己的深深影响。

不多写了，还是请读者自己去感受他们的“青春记忆”。他们都已六十左右，到了这个年龄，冷静地、深沉地、理智地回望自己的青春岁月，其思索和感慨，无疑是弥足珍贵的。

这本书虽然出自当年的新闻干事之手，但绝不仅仅是“新闻读物”，而是值得我们大家都来关注和阅读，因为从中可以感受到的是一种高尚的文化品质，而这是最具生命力的因子。



目录

春天的回忆——北大荒的新闻生涯	贾宏图 (1)
走上向阳路	贾宏图 (9)
北大荒那所新闻学院	牟维旭 (15)
笔缘	李 锐 (26)
有关“军山红”的记忆	曾抗美 (31)
一生都做“勤学兵”	陈力丹 (35)
思绪宛如甜甜的梦	李永琪 (38)
我的新闻大学——《农垦日报》	蒋庆涵 (41)
踏雪寻梦忆知青楷模	蒋庆涵 (44)
起笔名，让我想起大老李	郭庆晨 (49)
北大荒——我新闻历程的“零公里”	曹焕荣 (53)
统领“红钢兵”的岁月	黄 海 (64)
我为《讲义》刻蜡纸	王杰廉 (68)
笔耕黑土情意浓	李德仁 (73)
一个“巧”字敲开新闻大门	张佑臣 (79)
没被叫过“老师”的老师	牛 耕 (82)
难忘的兵团新闻生活	刘振怀 (88)
那些年的理想 那些年的事	叶玉枝 (94)
荒原月色	吴学先 (101)
铁流的故事	石国雄 (109)
走出人生的五味空间	谢金虎 (113)
“一块大粪”引我上路	桑晋泉 (120)
学会用事实说话	童锐志 (125)
实现“记者梦”的历程	杨剑豪 (129)
大火烧出个报道员	杨德林 (134)
“金沙”铺就人生路	王槐松 (139)
回眸“五洲红”	侯宝山 章曼玲 (146)
报道组里的故事	汤劲松 (152)



目录

那段难以割舍的情结	徐 理 (161)
回首10年“土记者”生涯	姚向东 (166)
我的第一个大学	王艳玲 (173)
简单的爱	朱巾芳 (188)
抹不去的新闻情缘	夏志方 (194)
为了不再重复过去的年代	方存忠 (201)
从拉哈启程	张持坚 (204)
珍惜机遇	张持坚 (208)
遥远的“武石山”	刘允洲 (212)
起跑线上燃烧的激情	胡玉森 (220)
用手中的笔尽情讴歌	李 熙 (226)
哑巴也要把歌唱	陈森寅 (234)
我的“北大荒新闻库”	顾 龙 (239)
100张兵团生活的老照片	顾 龙 (246)
从帐篷中走出来的六师报道组	邵煜栋 (251)
新闻职业的起点	李明光 (254)
我从黑土地走来	范瑞先 (257)
从黑板报开始的新闻生涯	杲文川 (261)
我难忘的新闻挚友	杲文川 (267)
短暂而难忘的报道员生活	吴 捷 (274)
硝烟和天地之间	李晓华 (278)
暴风雪中找回的采访本	周萍芬 (282)
新闻干事里的“小上海”	叶永平 (285)
从没走出过北大荒	毕国顺 (291)
一切都与成熟有关	蒋耀波 (298)
后 记	(310)

春天的回忆——北大荒的新闻生涯

贾宏图



感悟精要：如果我还算新闻界文学界的“名角”，还演过几出精彩的大戏，那“童子功”是在北大荒的风雪中练就的。在行将退出舞台的时候，我想起了那最初的亮相，虽然有些幼稚和青涩，但却是我人生最亮丽的风景，那也是我们一代人的风景。

1968年5月，那个并不温暖的春天，当我们轰轰烈烈地从哈尔滨开进大小兴安岭交界的那片莽林时，心中涌起像革命青年奔赴延安式的豪情。命运的放逐开始了，我在逃避“政治运动”的伤害。父亲因“走资派错误”被关进牛棚，自己的“出国留学预备生”的资格随着高考的废除而被取消。也许是命运的抗争，我在哈尔滨一中第一个报名，发起了“文革”中的这个城市的第一批“上山下乡”运动，当时官方还没有公开号召和全民动员。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最新指示是几个月后发表的。我们在地图上选择了一个离哈尔滨最远的农场——地处瑷珲县的“哈青农场”。下乡不到一个月，这里划归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师独立一营，我们换上了没有领章的黄棉袄。1968年6月18日那一天，我们举行了篝火晚会，狂欢到深夜。

我拿起了“南泥湾式”的镢头，在本不该种地的林地里开荒，只为了“屯垦戍边”的光荣使命。开始在农工排当副排长，领着大家刀耕火种，望着一片片柔弱的麦苗生长在美丽的白桦林倒下的土地上，心中竟有一种神圣感。可是“政治”没有离我们而远去，地处边塞的兵团也毫不例外地开始进行“清查”运动，我因为是党员被调到营部搞专案。有着红卫兵斗争经验的知青们，也把冷清的山林搞得如火如荼，我们把原来农场的老走资派揪了回来，把一位副营长打成新走资派，还把农场唯一的一位老职工

打成苏修特务（因为他的老伴儿是个“二毛子”），又把几个老知青打成“八哥们儿反革命小集团”。一些文学作品中总是把知青写成可怜兮兮的受害者，其实我们中间也害过别人，这也是不能回避的历史事实。正当我斗志昂扬地批斗走资派的时候，我的父亲从“牛棚”里给我写来信，第一句是“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第二句是说自己被定为“犯走资派错误的干部”，第三句是希望我们“站在革命路线一边”，坚决和他划清界限。后来听说，父亲写这封信时曾泪流满面。我心情沉重地马上向营教导员做了汇报，组织经过慎重研究，把我从专案组的要害岗位清出，考虑我还有一定文字能力，留在营报道组工作，并希望我成为一个让组织放心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真是“因祸得福”！正是因为我离开了专案组，才躲过了逼得“二毛子老太太剖腹自杀”和“八哥们儿的老二上吊身亡”的悲剧。解放军派来了工作组，本来是想“纠左”，结果“以左反左”，又把一些知青关起来，险些把我的同学、后来当过哈尔滨副市长的朱胜文逼得跳井。但他悲剧的命运从此铸就，这是后话。

二

当报道员，写稿子是我的长项。下乡以后，我写过许多诗，记在桦树皮封面的小本子上，登在连队的黑板报和营里油印小报上，自己曾沾沾自喜，如果能在报纸上发稿，那我将是无尚光荣。我在《兵团战士报》发的第一篇稿件的题目是《心中唯有红太阳 大风雪里不迷航》，大概是在1969年的5月份，记述的是17岁的哈尔滨小知青孙殿云，赶着马车到山里拉草，突遇大风雪，马脱缰而逃，他找马失踪；全营战士和当地群众进山寻找，最终小孙走出森林，与大家重逢。我们驻地离兵团总部最远，离瑷琿县城有140公里的路程，营部只能每周派一次嘎斯车，到县里去取信件和报纸，我们写好的稿子，只能在公路边拦截运材车，请司机捎到县城，扔进邮筒。当我看到印成铅字的稿子，竟热泪盈眶。作者的署名为“红青兵”，那是我们营报道组的笔名，其实报道组只有我和吕永岩两人。小吕也是哈尔滨知青，聪慧好文，字写得漂亮。开始我写他抄，后来他写，我改，他再抄。几个月后，我们的稿子在《黑河日报》《黑龙江青年报》《哈尔滨日报》《黑龙江日报》纷纷亮相。我们在师里和兵团小有名气了。

也是在1969年那个难忘的春天，一个突发事件，使我们报道



组名震兵团，我和小吕的命运也发生了历史的转变。5月28日，那一天下着细雨，因营房建在了林地里的六连和林场的土地纠纷，我们被迫搬迁，领导组织知青往汽车上装从旧房子上拆下来的圆木。被雨浇过的桦木很滑，在就要关上车箱板的时刻，圆木向下滚落，眼看就要砸在站在车下的六个知青的头上。当时也站在车下的东北农学院的毕业生金学和，大喊一声，然后冲上前去，试图用肩膀阻挡下滑的木头，滚落下来的圆木重重地砸在了他的胸口上。那一刻，青年们闪开了，他倒在了血泊里。金学和在营里当农业技术员时，是和我住在一起的好朋友，他是自己要求下连队的，做过许多好事，显示了那一代青年大学生完美的人格。我含泪写了长篇报道，引起师部的重视，政治部又专门组成报道组，到他的家乡和母校采访，以重大典型在兵团和全省媒体上推出。我执笔的那篇题为《为革命甘洒热血献青春》的通讯，现在还保存着，那文中虚狂的热情，流行一时的套话，让我现在看了自己都脸红。《兵团战士报》为这篇报道配发了“社论”，兵团政治部还做出学习金学和的决定。按照部队的传统，推出典型的报道组是可以立功的，可能因为父亲的“政治问题”，我连表扬都没得到，师报道组要调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被搁浅了。第二年春天，也就是1970年5月，突然接到师里的通知，要我到《兵团战士报》参加通讯员学习班。记得我走的那一天，山上的树都放绿了，紫色的达子香开得正茂盛。

一个多月后，我回来了，但又走了，我被正式调到报社当记者，开始了我的职业新闻生涯。这次走的时候送行的人更多了，许多人在哭。后来我才知道，是当时的报社编辑李惠东推荐的我。这位黑龙江大学哲学系的毕业生，满面严肃，说话严谨，对人冷漠。我正式调到报社后，又推荐了小吕，不久他也调到了兵团报社当文书。当我们在佳木斯火车站前的那栋灰色的大楼会师时，我看到李惠东那张经常阴沉着的脸上挂着一丝笑容。我们知道他是爱喝酒的，可是竟忘了给他带两瓶“北大荒”，以感谢知遇之恩！可是那时还不时兴送礼。但是后来，我和小吕常到他家喝酒，那是因为我们为他家挖菜窖，以酒代酬。此后为他家的菜窖，我们还犯了错误，他家没有合适的材料，我们拿来兵团车队的一扇车箱板盖在菜窖上了。这个“历史问题”现在可以坦白了。

三

在哈青农场当报道员的时间不长，那些平常又不平常的日子，总也忘不了。当报道员要常到连队采访，营部离连队又特别远，有时搭乘连里到营部的马车和拖拉机，有时就是用脚走，十里二十里的路程不在话下。